



李真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引首

詞曰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
儒流塵各薄利不關愁栽米及
翦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玉并後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
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
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
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
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艸木百季新 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成羅綺 幾處

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未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贊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不

則這箇先生吟贊那時西岳華山有箇陳搏處士是箇道高有德之人能辯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大笑擲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位與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太子即位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負引

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
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箇字太子便不啼
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
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
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
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
狄青這兩箇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廟號仁宗天子在
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
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
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
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

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
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想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上春
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
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裡城
外軍民無其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
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
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
祈禱禳謝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
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閃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
稷有詩爲證

詩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
鏞治 變作兵戈劍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
泊內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李卓吾先

第一

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輦鳳尾扇開白玉
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
部叢中宰相趙哲叅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
盛行民不聊生傷損軍民多矣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
薄稅以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勅翰林院隨卽草
詔一箇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箇命
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
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衆皆計議向那班部中有
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是叅知政事范仲淹拜罷
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

我小
池老子

縲纆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在嗣漢天師星夜臨朝

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
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
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
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講嗣漢天師張真
人星夜臨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
與洪太尉爲使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
不敢久停從人背了詔書金盒子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
上了舖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
於路上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

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
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賫擎御書丹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夜宿
郵亭朝行驛跡遠程近接渴飲飢餐不止一旦來到江西
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
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
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
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
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栢陰森門懸勅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
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

廂天丁力士叅隨着太乙真君右

壁廂

下玉女金童簇捧

定紫微大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靴履頂冠南
極老人伏虎龍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
子堦砌下流水潺湲墻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
綠毛樹梢頭獻菓蒼猿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鳴
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
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
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
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官真人道天
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

盛度 爲君 底無 謝 反 去 一

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荅道容稟詔勅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太尉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塵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未嘗下山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爲使賫捧御書

要

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朝廷天子若萬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齋供請太尉起來香湯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屨吃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

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
誦天尊寶號蹤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
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
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
路上面極平謂之頂頭圓下此謂之巒隱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岩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
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
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
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維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
險削礪如平千峰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

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
塊玉瑋紗籠罩萬堆烟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
走箇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
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好貴官公子在京
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
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
三五十步揆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裡起一陣風風過處向
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
錦毛大虫來洪太尉吃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
偷眼看那大虫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瓜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
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
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猓鹿皆斂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
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諛的三十六箇牙齒
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
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闖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大
虫去了一盞茶時方纔扒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
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
裡嘆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裡教我受這場
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裡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
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吃一驚撇了手爐叫一
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
蛇時但見

梢

昂首驚颺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
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稍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
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
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
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
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蝕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

士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
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勅
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
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
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鉄笛轉出山凹來
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

頭縮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絲結草來編脚下
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髮朱顏耿
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一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

生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

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好歌

只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鉄笛正
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
麼道童不采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
着鉄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
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
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箇
洪太尉賞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
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
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虫猛獸極多
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

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鉄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廷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裡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虫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個山嘴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

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個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鉄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望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獷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是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但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

藏於御書匣內放了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有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墻正面兩扇朱紅槁子門上使着肱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兩扇朱紅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箇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問道此殿

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敢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裡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恠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

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
信有魔王在內秀快疾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氣三回
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
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
士是阻當宣詔違慢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
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是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
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
個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鉄鎚打開大鎖衆人把
門推開看裡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見
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烟靄靄撲人寒冷氣陰

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

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

數個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

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太半陷在泥裡照那

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

碑後時却有四個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

天罡星合當出世好二來宋朝必顯忠良忠三來良轉巧遇着洪

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個字大喜便對真人說

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直已註我姓字得在此遇洪

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個魔王都只在石明

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將鋤頭鉄鍬
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
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
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
道道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只得聚集衆人
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
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
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里肯聽
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個萬
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
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秦
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盔撞倒了不
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
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塌
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衝上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
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吃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撒
下鋤頭鉄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擷翻無數驚得洪
太尉目睜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
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
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個緣由有分教一朝皇

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飡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兒洼內
聚飛龍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載贊曰水滸傳事節都是假的說來却似逼真所以
為妙常見近來文集乃有真事說做假者真鈍漢也何
施一 庵羅貫中作奴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

第二回

王教頭私忝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詩曰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

生事 本為襍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

到處鬧垓垓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

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

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

魔君在裡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

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他
日必為後患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
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眾送官已罷自回宮
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路何上分
對天從人教把走妖魔說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洪恐天子知而
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
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
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
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
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
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

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的孫立帝號
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
傳位與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
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
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
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太尉後來
發跡各便將氣毬如那字此去了得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
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
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這却是不會不只在東京城裡城外高擊
閑因擊了一箇生鉄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
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裡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

斷了四十春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裡人民不許容他
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逯一箇
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
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澇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
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
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鄉要回東
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
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資發高俅回
東京投逯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
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竟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
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裡

是

轉而
來遇合
甚奇

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
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個羣
閑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開封府
斷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
了待他不收留又撒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
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會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
士思量出一個緣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
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
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
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
高俅竟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

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挈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裡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廼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疏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挈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無一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頗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蕊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堦前一派笙歌

臨座上

源來玉
匠都是
高俅的
西主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盃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裡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

夫之
其之
乎人
之也

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呈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個府裡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綉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綉龍袍前襟拽札起揣在絲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裡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胆

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賚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遍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原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傷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呈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鰓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正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荅道殿下旣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盃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

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却在宮中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

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止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燥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衆人小人也有罪犯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

藝前官沒眼叅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
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
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旣害病如何來得
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
教拿下王進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
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
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
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
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
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挈閑的圓社
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

賢母。

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
報仇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
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
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
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
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
曾到京師愛兒子使鎗棒的極多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
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兒娘兩個商議定了其母
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
來伏待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
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

來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
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
外岳廟裡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
付廟祝教他來日早開些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
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裡歇了等我張牌應先吃了晚飯叫
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
軟銀兩做一担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
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
些銀兩去岳廟裡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
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
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

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弃了鎖上前後門挑
了担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
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
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
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曾見看看待晚岳廟裡張牌
疑忌一直遶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
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
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
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了
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
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

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飢
食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
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裡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
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
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
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
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裡閃
出一道燈光才王道看了道好道莫去那里陪個小心
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裡來看時却是一所
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
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楊柳綠陰濃四下里喬松
青似染草堂高起盡按五運山莊亭館低軒直造倚山
臨水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鵝鴨成羣田園廣野負
傭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
餘糧鷄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
進放下担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
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
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
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周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
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官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

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担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裡面打麥場上歇下担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且請起來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個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門是那里來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入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迤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

但一作哩

來下一百篇之字

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但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卓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卓子上先盪酒來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入子母無故相擾得蒙厚意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吃酒一面勸了五七盃酒搬出飯來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進告道小入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發拜還太公道這個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驟馬教莊客牽去後槽一發喂養草料亦不用憂心王進謝了挑那担兒到客房裡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裡面

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
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
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
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
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敢
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
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
個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裡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教
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絮自此王進子母
兩個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
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

一箇後
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
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
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
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
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到不如你你敢和我抄一抄麼說猶
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耐這厮
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
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的誰太公道是老漢的兒
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
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
後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吃他

便得
聖小

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
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
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
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
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
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
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裡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
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逕王進王進托地拖
了棒便走那後生掄着棒又走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
地里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
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裡直搦將來只一繳那後生

如畫

解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下棒向前扶
住道休恠休恠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
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
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
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叫那後生穿了衣裳
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
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
公起身勸了一盃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
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
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
日搏弄為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

可嘆
陣用
花棒
上那
是
今世

府太尉懷挾舊仇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官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

八與他刺了這身花綉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鎗弓弩銃 鞭簡劍鏈槌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杖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

前移一盃未進笙歌送堦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恐教賢弟亦遭縲紲之厄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畧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

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担兒親送十里之程中心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担兒跟着馬和娘兩個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後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裡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患病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椁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

日良時出喪安葬蒲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
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
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
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
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
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俚只
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
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
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
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
郎吃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

那里下一本有
張望史進喝
道作怪誰在
那里十二字

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
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
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
偌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濶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李吉
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札下箇
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疋好馬爲
頭那個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
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華陰
縣裡不敢捉他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
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
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

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蔣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裡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止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嗶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遍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

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付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雖無本事廣有謀畧朱武當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裡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裡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裡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糧

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
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虫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
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
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
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
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也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
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
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
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
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

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
家莊戶聽得梆子嚮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
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
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鉄掩心一張弓一壺
箭手裡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疋火
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
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
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擺開却早望見來軍但見
紅旗閃閃赤幟翩翩小嘍囉亂搦叉鎗莽撞漢齊擔刀
斧頭巾歪整渾如三月桃花衲襖緊拴却似九秋落葉
箇箇圓睜橫死眼人人輒起夜叉心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遶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累金生鉄甲上穿一領紅袖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疋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朶好大胆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裡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到放你過

本縣知道須連累于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閑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裡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掄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岩爭食虎左盤右旋好似張飛敵呂布前廻後轉渾如敬德戰秦瓊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潤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個鬪了多時只見戰馬咆哮踢起手中軍器鎗刀來往各防架隔遮攔兩個鬪到澗深裡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裡擗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擗入懷裡來史進輕舒猿臂欸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欸欸揪住了線胳膊丟在馬前受降那疋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權且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裡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

的人牽着空馬遶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付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裡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柵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兩

策只是
長降而

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
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
不求同日好生好只願好同日死箇雖不及神閑張劉備的氣義氣其其心
則同今日師小弟妙陳達不聽計好言只誤犯是虎威是已被英雄擒捉
在此貴莊無計懇求此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
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
進聽了真尋思道他們直恁豪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
反教天下好漢們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
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惧怯隨了
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妙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
起來那兩個那里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

道你們既然如此真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
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好便空
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
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惧妙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
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
拜謝大恩酒至數盃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
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
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要怎得性命在此嘴雖然
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
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絮過了十數日朱武
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趁月黑夜

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門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禮酌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卻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遍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送來回禮可酌受了金子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吃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裡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

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王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裡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吃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裡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裡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荏苒光陰時遇八月中旬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賫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

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裡見了三位頭領
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
王四五兩銀子吃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如
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
邊村酒店裡吃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
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蹌蹌一步一顛走不得十
里之路見座林子迤到裡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
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
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裡來扶他那里扶得動只見王四
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那里討得許
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

李吉解那胳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
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
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
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弄命
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裡華陰縣裡見出三千貫賞錢
捕捉他三箇賊人耐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
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
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裡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
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
吃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裡摸時
胳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胳膊在莎草地

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
 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
 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燥定是趕我出去不如
 只說不曾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
 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道回來問道你如何方纔的
 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廕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
 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
 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
 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盃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
 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
 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

好箇寨
 常

直進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裡買些果品案
 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
 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鷄鵝准備下酒食筵
 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個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水盤如畫賞翫正
 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兔交馨簾櫳高捲金盃頻
 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酪酌醉醺醺莫辭終夕
 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
 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
 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罷請入

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
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
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盃却早東邊推起那輪
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千
山似水一輪爽塏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射映乾坤
皎潔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栖之鴻
鴈冰輪展出二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叙說舊話新
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
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撥條

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
箇都頭帶着三四十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沒
做理會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
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裡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
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個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
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大開動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
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舡畢竟史
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史進是箇漢子只是朱武這樣軍師忒難些
諸名家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 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詩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時來富貴皆

因命 運去貧窮亦有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當

得意便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李吉史進傳 卷之三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緣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
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
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裡拾得王四的
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
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
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
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裡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
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
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

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
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裡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
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裡史進
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挂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
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
裡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
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
陳達在後和小喽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
是箇大虫那里攔當得住後面火光竟起殺開條路衝將
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

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
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快朴刀把李吉人斬做兩段兩箇都頭
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不一家一朴刀是結果了兩箇性命
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
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
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
火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教小喽
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
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烧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
家財龐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
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
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
幾時又作商議如是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淨了小弟們
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
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想家私什物盡已沒了再要去重
整莊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
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
雖然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
父母遺體來故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
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
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

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毡大帽上撒一撮紅纓
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
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胳膊
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
鈹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村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
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
只說史進提了村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
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
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山影將沉柳陰
漸沒斷霞映水散紅光日暮轉收生碧霧溪邊漁父歸

村去野外樵夫負重回

史進在路免不得飢飧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
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
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
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付坐位坐了
茶博士問道客官吃甚茶史進道吃箇泡茶茶博士點箇
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畧府在何處茶博
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
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裡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
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
竟入來走進茶坊裡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東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
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
絲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
口方腮邊一部貉獬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裡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
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
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相條好漢便來與他施
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
道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
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

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
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
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
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
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
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里酒家聽得說他在
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畧
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
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盃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
轄但吃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肱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
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裡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
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揷把紙標兒在上
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
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匠李忠史進就人
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
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吃三盃李忠道待小
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
人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
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燥把那看
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揷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

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
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
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
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
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點頭便飲淵明招手回
來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旂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

雄胆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

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裡坐下魯提轄坐
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

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
面鋪下菜蔬果品茶酒又問道官人吃甚下飯魯達道問
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
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
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
聽得隔壁閣子裡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
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
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
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
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
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吃酒這

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吃
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
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
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裡拿串拍板都
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
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
袅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
子素白舊衫籠雪體
淡黃軟襪襯弓鞋
蛾眉緊蹙汪汪
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
細細香肌消玉雪
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風流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
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

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里人家爲甚啼哭那
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
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
裡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
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
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軀未及三
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
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
不的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
還他没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
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

世上都
此

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
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
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
麼在那個客店裡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
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
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
箇只在前面東門裡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吓俺只
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
投托着俺小神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却原來這等
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里等酒家
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世上都
此

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個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裡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吃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篋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個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

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裡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俚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大怒又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個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個忙忙離了

說放金子
 恐父子
 去了便
 該罷了
 不必又
 來鄭屠
 家尋事

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裡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

雖然是
爭氣
是有趣

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總精的怕府裡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睛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裡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

兩雨兩
字從地
形春從
未從人
道過

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咲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擎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裡睜眼看着鄭屠說道酒家特的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并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拿刀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了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

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開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裡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米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舖。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

好文章
直令人
手足

仁人智
人勇人
聖人神
人善人
羅漢佛

何叫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裡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麕重都弃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眾人救了

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
陛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不敢擅自
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下了轎子
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
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
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
拏兇身經畧聽說吃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
是性格龕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
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畧處
軍官爲因俺這里無人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
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

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
個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
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出到府前
上了轎回到州衙裡陛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
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
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總拖了
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
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
些被臥在裡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
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
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

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
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
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
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
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
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海捕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
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畫了他的模樣到處張掛一
千人等踈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
魯達自離了涇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
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

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行過了幾
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飢不
擇食寒不擇衣惶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
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
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
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
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
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
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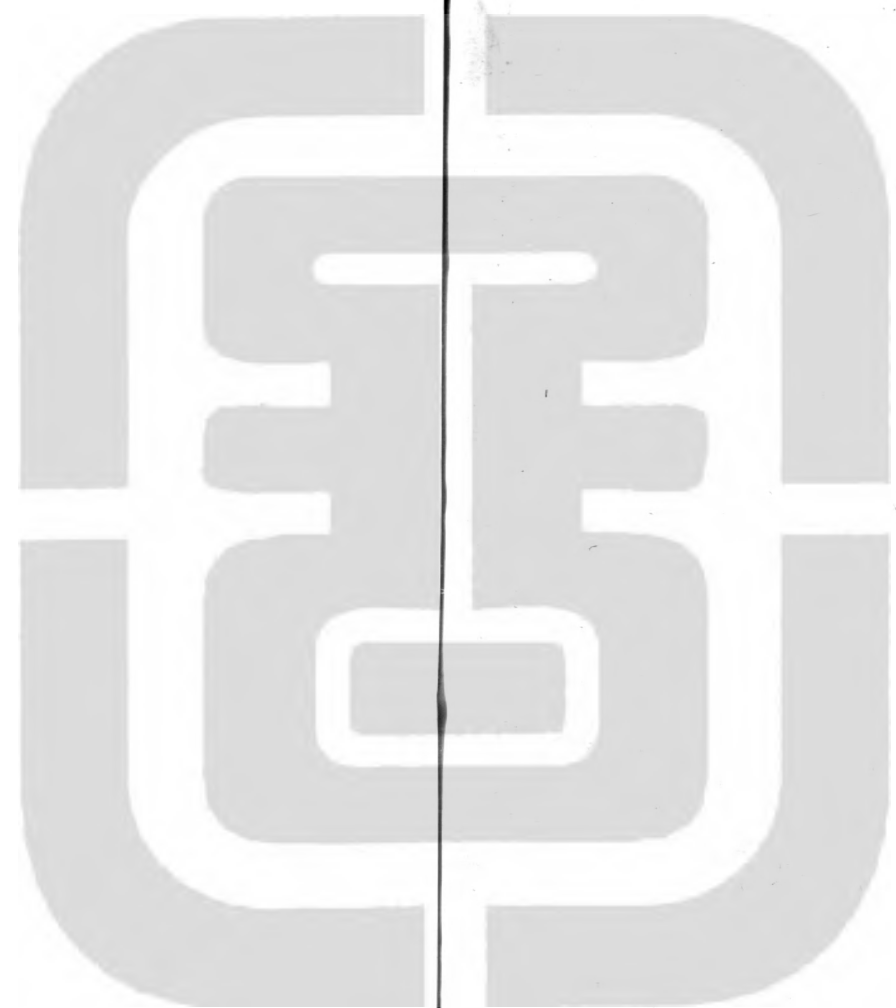
捕不
令如此

白頭老叟。將拐棒柱髭鬚綠髮書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裡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舍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看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攔腰抱住。直扯近縣前來。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

盡了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描畫魯智深。千古若活。真是傳神寫照妙手。且水滸傳文字妙絕千古。全在同而不同處。有辨如魯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劉唐等衆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讀去自有分辨。不必見其姓名。一觀事實。就知某人某人。也讀者亦以爲然乎。讀者即不以爲然。李卓老自以爲然。不易也。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irregular smudge or ink mark.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卷之三" (Volume 3) and "三" (3).

